

笑谈天涯◎著

古瓷迷云

GUJINGMIYUN

一件传说中存在的柴窑瓷器

柴窑青釉碟
在没有钱教授签字的情况下，
天价拍出！
是巧合？是意外？还是谋杀？

中国文联出版社

笑谈天涯◎著

古瓷迷云

在的柴窑瓷器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瓷谜云 / 笑谈天涯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059-8471-4

I. ①古… II. ①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5050 号

书 名	古瓷谜云
作 者	笑谈天涯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刘 旭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9.5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8471-4
定 价	29.8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第一章

天价拍卖 001

第二章

笔记本上的问号 007

第三章

寻宝人 015

第四章

鉴定专家 026

第五章

领导的赏识 036

第六章

突发窃案 045

第七章	
古玩大佬	048

第八章	
程教授的意见	054

第九章	
鉴假为真	059

第十章	
突然失踪	067

第十一章	
宴会上的意外	073

第十二章	
龙泉之行	081

第十三章	
开窑出瓷	092

第十四章	
新的策划	101

第十五章	
教授的忠告	108

第十六章	
莫雨蝶的秘密	114

第十七章	
媒体风波	121

第十八章	
龙泉珍品	132

第十九章	
捐赠古瓷	144

第二十章	
鉴宝大赛	148

第二十一章	
违心的鉴定	169
第二十二章	
见机行事	176
第二十三章	
抵押贷款	182
第二十四章	
鉴定风波	195
第二十五章	
坚持到底不动摇	202
第二十六章	
遭遇袭击	210
第二十七章	
报 警	222

第二十八章	
利诱章麻子	231
第二十九章	
用诬蔑寻找真相	238
第三十章	
孤注一掷	254
第三十一章	
残忍的真相	269
第三十二章	
新的线索	282
第三十三章	
生死一线	291
第三十四章	
幕后黑手的结局	302

第一章 天价拍卖

秦明早早地来到了博古斋，这里将会举行一场瓷器精品的拍卖。不一会儿工夫，整个拍卖会场已经座无虚席，他们的低声议论汇聚成了一片喧嚣之声。

秦明一直寻找着恩师钱立行教授，可是一直到拍卖开始，他都没有发现钱教授的身影，这不禁令他感到有些意外，他之所以来杭城参加这场拍卖会，就是因为钱教授的邀请。

这将会是一场震动整个古玩圈的拍卖，许多古玩商人、收藏家、文物研究专家都参加这场拍卖会。秦明感受到了会场里洋溢着一种躁动和兴奋的气息。

秦明不断听到有人向陪伴前来的朋友低声普及着柴窑瓷器的知识：

“北宋时期有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然而比这五大名窑更加神秘的是柴窑瓷器，只可惜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个传说，目前没有一件柴窑瓷器流传下来。古籍中对柴窑有‘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描述，今天终于可一睹柴窑瓷器的庐山真面目了。”

在所有收藏家的眼里，柴窑瓷器如同神话般的存在，今天，神话就要变成现实，秦明心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充满着热切期待，反而有一种隐隐的不安。钱教授曾经用许多事例告诫过他，要警惕古玩圈里的神话，这些神话往往是等着人往里面跳的陷阱。



秦明继续搜寻着钱教授的身影，他不明白钱教授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让他来杭城，可是等他来到杭城之后却根本无法联系上钱教授。他原以为可以在拍卖会场上遇见钱教授，可是到现在为止他依然迟迟没有出现。

这个古板的文博系教授到底卖着什么关子？秦明猜不透了，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一件明宣德瑞兽纹蚰蚰罐竞拍结束后，拍卖师大声宣布道：“今天最神秘的一件瓷器——柴窑青釉碟即将展现在各位朋友面前，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件出现在拍卖会上的柴窑瓷器，也许也是最后一件。各位来到现场的朋友都是行家，你们一定比我更清楚它的价值。”

许多人伸长了脖子等待着，拍卖师微微一笑后，轻轻地掀开了盖在柴窑瓷器上的一块丝绸。秦明只觉得一道纯净柔和的光芒射入他的眼睛，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被眼前这件柴窑青釉碟给惊呆了！

只见整个碟身施着天青色的釉，色彩甚至比汝窑瓷器更显青翠一些，恰如雨后天晴天空的颜色，极为明净清爽。微微向外敞着的碟口极薄，口沿部分也施着一层青釉，翠光闪闪却莹润柔和，安静地散发着一股高贵典雅的气息。

众人不禁同时发出一声声惊叹，这些见过无数珍宝的买家们，在这件柴窑瓷器面前不再保持平静从容，他们的眼睛纷纷放射出疯狂而贪婪的光芒。

“这件柴窑青釉碟简直像是翠玉制成的，灯光照射下简直是晶莹剔透，实在太迷人了。”一个女人陶醉地说道，她完全被眼前的瓷器迷住了。

秦明望了一眼这位穿着优雅，目光迷离的女人，他觉得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一定在哪里见过，只是匆忙之间一时想不起来。

“我愿意用博古斋所有古玩来换取这件柴窑青釉碟。”她的话音刚落，她身旁一位中年男人的眼睛也闪着光彩，只是光彩很快就暗淡了下



去。他又摇着头自嘲地笑笑说：“博古斋的一切在这件柴窑青釉碟面前不值一提。”

“刘总真是太谦虚了。”女人转过脸来望着他说，“古玩圈的人都知道您已经是杭城最大的古玩商人，没有哪一件古玩是您买不下来的，这次拍卖会放在博古斋举行，恐怕也是因为您在杭城古玩圈里非凡的影响力吧？”

“莫主播真是笑话了。”男人摇摇头一笑，没有继续再说下去。

秦明不由得多看了中年男人一眼。这位毫不起眼的中年男人应该是博古斋的老板刘云清，他在杭城古玩圈已经是呼风唤雨的人物。

拍卖师显然非常满意大家此刻的表现，他笑吟吟地望着大家，却并不急着宣布柴窑的底价。

“我是《早报》的记者，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有一位背着单反相机的年轻人突然站起来提问，拍卖师对着他点了点头表示可以发问，他说道：“据说柴窑是周世宗柴荣下令烧造，由于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夺取了他的江山，所以柴窑烧造的时间极短，只有三年时间，所以从宋朝开始，就没有一件柴窑瓷器出现过，凭什么证明这是一件真正的柴窑瓷器？”

年轻记者提问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议论纷纷的拍卖会场也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他说出了所有人心中的疑问。

主持人朝他点点头后，不紧不慢地拿出了一份鉴定报告说：“这件柴窑青釉碟的主人邀请了国内五位知名专家进行鉴定，有了这样一份权威的鉴定报告，完全可以证明这就是一件柴窑瓷器的稀世珍品。”

“原来有专家的鉴定报告，我没有其他问题了。”记者显然是完成了任务，他满意地坐了下去。

秦明心里突然产生了警觉，记者和拍卖师的一问一答，配合得恰到好处，像极了经常出现在古玩市场里吸引买家上钩的托儿。拍卖会上为什么会出现托儿？秦明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



拍卖师扫视全场之后，他握起了拍卖槌准备宣布竞拍底价，秦明突然站起来说：“你应该把鉴定报告给大家看一看。”

拍卖师拿出了鉴定报告，秦明走上前去从拍卖师手中接过鉴定报告，他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问题，鉴定报告上面竟然少了钱教授的签名。

难道钱教授对这件柴窑青釉碟有意见？秦明心头闪过这个问题后，他马上有了答案，钱教授没有出现在拍卖会上，也许就是他并不认同这件柴窑瓷器。

“为什么鉴定报告上只有四个签名？”秦明把手中的鉴定报告摇了摇后，他盯着拍卖师问：“这是不是意味着有一位鉴定专家对这件柴窑青釉碟持有否定意见？”

会场又响起了一阵议论之声，他们疑惑的目光投向了拍卖师，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突然用沉痛的声音缓缓地叙述道：“既然有人提出质疑，我们有请钱立行教授的女儿钱思思出来作一个说明吧。”

听到这个名字，秦明的心头微微一颤。他忽然想起毕业前那一年的冬天，他去钱教授家请教毕业论文的问题。他按下门铃之后，正是钱思思开的门，当时她一脸纯净的笑容，如同一缕缕温暖的阳光，永远烙在了他的心中。

钱思思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缓缓站起来的时候，秦明发现她脸上充满着痛苦的表情，他忽然觉得心惊胆战，一种剧烈的不祥预感紧紧抓住了他的心。

“我的父亲发生了交通意外，他没有来得及在鉴定报告书上签字确认。我今天之所以来到这里，就是觉得有义务向大家说明这个情况，我相信这也是父亲在天之灵希望我做的事情。”钱思思的声音出奇地平静，可是两行无声的泪水真实地暴露了她内心巨大的悲伤。

拍卖师轻轻搂住她的肩膀安慰她，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同情地望着她，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时刻。

秦明身体微微颤了颤，他朝着钱思思大声说道：“我之所以来到杭城，就是因为前几天接到了钱教授的电话，他怎么会发生意外？”

钱思思什么也没有说，眼泪却如同决堤的水一样汹涌而出，所有人都把谴责的目光投向了他。

秦明颓然地坐下去，他如同犯了错的孩子一样不安。他意识到自己不应该在这样的场合追问她，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在钱思思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你是钱教授的学生？”秦明身边的女人惊讶地望着他。当她发现他表情冷若冰霜的时候，她讪讪一笑道：“我是鉴宝栏目的主持人莫雨蝶，前几天还打算对钱教授进行一个专访，没有想到他竟然遭遇了意外。”

秦明转过头仔细地望着她，只见她不仅优雅，而且长得也极为漂亮，特别是那一身天青色的连衣长裙，衬托出她如雪的肌肤，脸上的淡妆也恰到好处，使她精致的五官更加赏心悦目。他朝她礼节性地点了点头，难怪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他曾经看过她主持的鉴宝栏目。

这个时候，拍卖师用力地敲了敲拍卖槌，大声宣布道：“我宣布柴窑青釉碟起拍价为5000万，竞拍现在开始！”

“6000万。”没有任何的犹豫，马上有人高举着牌子大声喊了起来。

“7000万。”马上有人超过了这个叫价。

“8500万！”

“9000万！”

“1亿！”

“1亿5000万！”

“2亿！”刘云清叫了一次价后，他转过头来对莫雨蝶说，“超过这个数字后，我把博古斋卖掉也买不起啦。”

莫雨蝶朝他笑了笑，目光却投射到了秦明身上。秦明却没有理会她的目光，而是默默地看着一脸悲戚的钱思思，她的每一个神情都牵动着

他的神经。

“2亿1000万！”马上有人刷新了价格。

“2亿3000万！”

“2亿5000万！”

“2亿8000万！”

竞价依然此起彼伏，狂热已经让所有人都失去了理智。

“3亿5000万！”

“3亿6000万！”

.....

最终，这件柴窑青釉碟以3.9亿元的天价被拍下，虽然没有达到伦敦拍卖行拍出的清乾隆的粉彩镂空吉庆有余转心瓶的5.54亿元，但是它超过了珐琅彩古月轩题诗花石锦鸡图双耳瓶的1.22亿元，超过了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的1.45亿元，也超过了青花罐鬼谷下山图的2.45亿元，成为了国内拍出最高价的瓷器。

拍卖结束后，秦明挤出人群，却早已经没有了钱思思的踪影。这个时候，莫雨蝶走到他身边微笑着递过来一张名片说道：“希望我们有机会还可以再见面。”

莫雨蝶也走了，秦明站在博古斋门口望着来来往往的人群，作出一个决定，随即融入到了人群之中。

第二章

笔记本上的问号

第二天中午，秦明站在钱教授家门前。他又想起了那一个冬天，钱思思为他开门的情景；她的笑容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温暖，似乎把外面的冰雪都融化了。

他叹了一口气后，抬起手轻轻地敲击着房门，过了一会儿，房门打开了一条缝儿，他看到了一双红肿的眼睛和一张挂着泪痕的脸。

“思思，我是钱教授的学生，你还认识我吗？”秦明望着她说道。

钱思思默默地点点头后打开了房门，秦明这才发现房子里还有两名警察。他们见秦明走了进来，就立即迎了上来，一位年纪稍长的警察警惕地望了秦明几眼后，对钱思思说：“我们经过调查，已经确定钱教授死于交通意外，不存在他杀的可能，这里是一份鉴定报告，如果没有疑问请在报告上签上你的名字。”

“交通意外？钱教授到底发生了什么意外？”秦明望着他问。

“你是谁？”警察皱了皱眉头问，“我只负责向钱教授的亲人说明情况。”

“他是我父亲的学生秦明。”钱思思替他做了回答，随后对秦明说，“这位是唐文龙唐警官。”

唐文龙极不情愿地解释：“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钱教授驾驶的车子突然失控撞断了大桥护栏后坠入水中溺水身亡。”



“车子突然失控撞断大桥护栏？”秦明插嘴说道，“钱教授开车一向小心谨慎，那速度简直和乌龟爬行差不多，怎么可能把大桥护栏撞断？你们的调查结论能不能再离谱一点？”

“事发地的监控恰好记录下了钱教授车子撞断护栏冲下大桥的一幕。”唐警官解释后，对钱思思说，“我一直以来敬重钱教授这样的专家，因此我们调查得极为慎重，这份调查报告里有一些事故现场的照片，你们可以看一看。”

秦明拿起几张照片仔细地看，其中有两张照片引起了他的注意，其中一张照片上的栏杆已经全部被撞断，桥面上散落着水泥块，还有一张照片是一辆刚从水里捞起的汽车，车头有些凹陷，但并不是特别的厉害。

“车子撞断了大桥护栏，可是车头的损坏却并不严重，这是什么原因？”秦明把两张照片拿出来后望着唐文龙问道。

唐文龙瞥了一眼照片后，不紧不慢地解释道：“我们事后调查发现，这几根护栏几天前遭遇到一辆重型卡车的撞击产生了裂纹，这几天本来要进行修护处理，没想到钱教授的车子居然撞了上去。”

秦明还想再说什么，钱思思却从他的手中拿过调查报告，迅速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两名警察整理好文件后起身离开，钱思思把他们送到门口回来的时候，身子一软竟然倒在了沙发上。

“思思，你怎么了？”秦明紧张地望着她问道，钱思思无力地摇着脑袋什么话也没有说。他倒了一杯开水递到她手上，她喝了几口后缓过神来，慢慢地坐了起来。

“你有没有感觉好一些？”秦明望着她，眼睛里充满了关切。

“我真后悔那天关掉了手机。”钱思思痛苦地摇了摇头继续说道，“我打开手机才发现父亲给我打过好几个电话。”

秦明默然了，她又继续说道：“父亲走得太突然，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脑子里一直都在胡思乱想，从来没有好好睡过一觉，也许是这段

时间太累了吧。”

“我相信钱教授不希望你这样对待自己，你应该好好休息。”秦明安慰她道。

“我确实应该好好休息，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去处理。”钱思思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你尽管开口。”秦明怜惜地望着她。

“我真的需要你帮忙。”钱思思想了一会儿，她抬起头望着秦明说：“父亲留下遗嘱说要把他所有藏品捐献给国家，我对古董文物一窍不通，你有没有时间替我整理？”

秦明心头一震，他用不敢相信的眼神望着她，钱教授的藏品是一笔不可估量的财富，他为什么不留给自己的女儿却要捐给国家？即使再无私伟大的人也不可能作出这样的决定，除非有极为特殊的原因。

“为什么钱教授会作出这样的决定？”秦明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他望着钱思思不解地问道。

“我不知道。”钱思思摇了摇头说，“我只知道自己一定会照着父亲的遗嘱去做，这样也算是完成了他最后的心愿。”

秦明的心逐渐平静了下来，他望着钱思思说：“今天来不及了，我明天找一个人来帮忙吧。”

第二天早上，秦明再一次来到了钱教授家帮助钱思思料理钱教授的藏品。当秦明看着钱教授生前爱若珍宝的古董，特别是那些精美的瓷器一件件放入箱子将被送走的时候，他的心里感到一阵阵酸楚与不舍，这可是钱教授一辈子的心血。

钱思思表现得极为平静，似乎这些东西和她没有任何的关系，她似乎一点也不心痛这些价值连城的古董。

当所有该捐献的东西搬走后，钱思思望着空荡荡房间说：“父亲虽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东西，可是它们去了最该去的地方，会有更多懂得欣赏的人看到它们，我理解父亲的做法。”



钱思思的话让秦明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在这个绝大多数人以文物牟取利益的时代，只有钱教授真正明白文物的意义，那就是传承美，传承文化，传承历史。他捐献出来的并不只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更是一颗真挚的心。

只是除了钱思思之外，在这个利益至上的时代，又有多少人会明白钱教授的一片良苦用心呢？秦明不禁在心里一阵叹息。

“从小到大，我一直不理解父亲为什么关心瓷器会超过关心家庭，我的母亲，因为父亲对瓷器的痴迷而离开了这个家。可是父亲的突然故去却使我突然得到了答案，我为什么以前总是抱怨他，而没有早一点理解他呢？”钱思思有些惆怅地自责道。

秦明默默地点了点头，他轻声地安慰道：“你也不必自责和伤感了，你能明白钱教授的一片苦心，他老人家也能含笑九泉了。”

“父亲走后，我才注意到瓷器竟然是这样美。”钱思思叹息一声说道。她望着封存好的瓷器出神地说道：“我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希望我能够像他一样爱上瓷器，我却因为对他的抱怨而一直厌恶它们。”

秦明听着她的自责，突然想到钱教授遗嘱里要求钱思思永远不要踏进古玩圈，为什么钱思思此刻却说钱教授从小就希望她爱上瓷器呢？难道其中还有什么隐情吗？

钱思思似乎也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她没有再说下去，继续整理着钱教授的遗物。忽然，一只黑色钢笔从一本笔记本中滚落下来，恰好落在秦明的脚边。

秦明对钱教授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极为了解，只要他手头的工作完成以后，他一定会将所有东西都整整齐齐摆好，不可能会出现钢笔还夹在笔记本中的情况。

秦明俯身捡起钢笔后，他又轻轻地打开了那个笔记本，五个巨大的问号突然映入了他的眼帘。那几个问号从小到大的排列着，颜色也越来越浓，最后一个问号几乎占据了半页纸的范围，最后那一点几乎把纸都

点破了，显然钱教授写下这几个问号的时候，越来越用力，他当时的心里也充满着巨大的疑惑。

是什么事情能让钱教授心头充满着这样大的疑惑？望着这几个巨大的问号，秦明的脑海里画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的同时，也画上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

钱思思看到秦明神情有异，她凑了过来看到了五个巨大的问号后，也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秦明指着笔记本上的问号说：“你知道这些问号是钱教授什么时候画上去的吗？”

钱思思摇了摇头，这其实是他预料之中的回答。他盯了几秒钟后，又把笔记本往前翻了几页，发现前面是钱教授留下的一些关于鉴定文物的记录，他把鉴定的时间、地点，文物的造型、特点，还有自己的判断记录得一清二楚，这个笔记本显然就是钱教授的工作笔记。

“钱教授最近鉴定的应该是拍卖会上的那件柴窑瓷器，为什么笔记本上没有任何相关的记录？”秦明翻了每一页，都没有看到相关记录，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钱教授会不会有其他的笔记本记录着对柴窑瓷器的鉴定？”

秦明说完这句话后，他先把笔记本放到一边，找到了钱教授其他的笔记本，却发现这些笔记本都记录得满满当当，从时间上来看也都是过去的，根本没有任何关于柴窑瓷器的鉴定记录。

钱思思看着秦明失望的样子，她重新拿起刚才的笔记本翻了一会儿，然后靠在沙发上回忆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前几天我曾经好几次看到父亲拿着这个笔记本发呆。”

“是不是钱教授去鉴定柴窑瓷器的那些天？”秦明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后，他望着钱思思的眼睛问道。

钱思思嘟着嘴巴想了一会儿，然后非常确定地点了点头说：“应该就在半个月前，那段时间父亲恰好在鉴定柴窑瓷器。”

